

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的殖民主义表现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曾霞*

摘要：英国著名作家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一直被众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是一部反殖民主义的重要作品，而康拉德也被看作是一位反殖民主义作家。但是小说中所表现的文化霸权和对黑人形象的扭曲正好满足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为殖民主义者提供了文化支持，使他自己无意中成为其他殖民者的帮凶。文章重点分析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的文化殖民主义表现。

关键词：康拉德 文化 殖民主义

英国著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重要小说《黑暗之心》自从1902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有关它的评论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用精神分析法分析，认为马洛的非洲之旅是一次探索自我内心世界的精神之旅；有的用女权主义理论剖析，认为它是一部歧视女性的小说；有的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把它看作是一部种族主义小说；而最为广泛流行的则是认为《黑暗之心》是一部反殖民主义的进步小说。本篇文章也不否认它的进步性，书中对殖民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暴行的抨击，对挣扎在死亡边缘的非洲黑人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它的进步性的表现。但就此推断康拉德是一位彻底的反殖民主义者，而忽略他的文化殖民特性，是不是太武断了呢？本篇文章就是试图剖析康拉德在《黑暗之心》这部小说中的文化殖民主义。

我们知道，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单纯地经济剥削与掠夺，它是在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的掩盖下出现的一种侵略剥削模式。也就是说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政治压迫一直受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理论的支持。威廉姆·布莱克（William Blake）说，帝国的基础是艺术和科学。抛弃他们或贬低他们，帝国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依靠殖民主义文化，帝国才能成功地实施对其他民族的殖民统治（Said, 1994:130）。费德豪斯（Kfield House）也说帝国统治的基础是殖民主义者的殖民态度。他们对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这种观念的接受……促使帝国事业延续（Said, 1994:11）。难怪迄今为止，美国人仍然不遗余力地到处推行它的自由与民主，文化与意识，看来他们是深谙此道的。总之帝国对其他民族的统治一直得到殖民主义文化理念的支持。那么这个文化理念是什么呢？

后殖民主义者认为由于欧洲拥有先进的技术，殖民者就以为他们的整个文化是最先进的，从而忽略了宗教、艺术、习俗、道德等其他文化因素。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只有他们的盎格鲁——欧洲文化才是文明的、成熟的，而其他当地土著人的文化则是野蛮的、落后的（Tyson, 1997:366）。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说殖民主义受到影响深刻的殖民意识框架支持甚至推动——这就是某一领地和当地的土人需要并要求占领。也就是说由于某一领地的人民是低级的、原始的、未教化的民族，为了进步，应以统治占领的形式来教化他们，输入西方所谓先进的文明。这种殖民主义的文化理念在欧洲国内民众和舆论界中间广为流传并被接受，使成千上万体面的欧洲男女相信征服和占领其他民族是应该的，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而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殖民主义文化意识的形成和推广中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赛义德在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前言里写到：“由于这里的着重点是研究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方欧洲帝国主义，因此我极其看重文化的其中一种形式——小说；我相信小说在帝

* 曾霞（1974 - ），女，河南开封人，硕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通讯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外语学院；邮政编码：475001；电话：0378-2863830，13569513937；E-mail: peter2828588@163.com.

国主义态度、经验的形成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Said, 1994:)

纵观《黑暗之心》全书处处可见康拉德对非洲人的同情,但认真品味,却发现这种同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所谓受过文明熏陶的文明人对所谓未教化的、愚蠢的、无能的原始野人的同情。作为一个西方人,康拉德对非西方世界的无知、傲慢和偏见阻碍他清醒地看到其他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本土文化和当地人民的热望,使他难以看到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等文化艺术。在他的笔下,非洲成了荒蛮的、没有历史、没有文明的黑暗大陆;那里的人民被描绘为一群哇哇乱叫的、原始的、能力低下的野人,甚至是食人生番。在整部小说中,作者很少用黑人(black people)这个最基本的中性词来表示他对黑人最起码的尊重。通篇从头至尾,非洲人都被称作“野人(savages)”、“食人生番(cannibals)”、“畜牲(brutes)”等。作者对黑人的歧视和厌恶跃然纸上。难怪著名的非洲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猛烈抨击《黑暗之心》,说康拉德是一位种族主义者。阿契贝在他的文章《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的种族主义》中,论证说非洲人的形象被扭曲了,非洲人被非真实性地描述为野蛮的、原始的、没有语言能力的、能力低下的野人。事实也确实如阿契贝所说:

“……这些史前人是在咒骂我们,是在向我们祈祷,还是欢迎我们——谁知道呢?我们的思路的通道被切断,无法理解所处的环境。我们像幽灵似地滑过去,像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在疯人院出现的骚乱面前那样,表现出一种迷惘和暗自惊慌的神情。我们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相距太远而又难能记起的缘故,也因为我们是在洪荒时代的黑夜中旅行,是在那种早已过去的年代的黑夜中旅行……这些人,不,他们并非毫无人性。不错,你们知道,最糟的就是——对他们并非毫无人性的怀疑。人们会慢慢地产生这种怀疑。他们又嚎又叫、又蹦又跳,挥动着手臂,摇摆着身体,做出各种各样可怕的鬼脸……”(康拉德,1984:245)

在康拉德的笔下,非洲黑人成了一群类似疯人院里的疯子,一群“文明”的欧洲人不能理解的原始野人,而且出乎白人的意料之外,他们竟然还有人性。这难道还不算对非洲人形象的扭曲?首先他不应该武断地把非洲人看作原始野人;其次他应该明白欧洲白人不能理解黑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黑人文化,而不是回到了什么洪荒时代;再者,他根本就不应该怀疑他们(非洲黑人)的人性;就因为他们不同于欧洲人种,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就不具人性了吗?最后,康拉德应该清楚他们(非洲黑人)“又嚎又叫、又蹦又跳”,可能正在举行什么活动,抒发感情,而不是什么疯人院疯子的骚乱。所有这些,表明康拉德对黑人和黑人文化的傲慢和歧视。

在小说中,由于非洲人被扭曲为史前的、未教化的、愚昧的、无能的原始野人,小说已经无意中加强了殖民主义文化理念——非洲人为劣等民族,为了他们自身的进步和利益,一定要通过占领来教化他们,使他们变得文明。这也是马洛的姑姑所持的把百万无知的黑人从他们可怕的生活方式下解救出来的观念及库尔茨所持的“肃清野蛮习俗”的观念。这样,《黑暗之心》在试图抨击殖民主义罪行时已经无意中为殖民者殖民非洲提供了文化理论支持,迎合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也使康拉德成为其他殖民主义者的帮凶。总之,由于康拉德在《黑暗之心》这部小说中已无意中参与制造其他民族应该被殖民的神话,他已难逃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嫌疑。

事实上,康拉德对欧洲所宣传的教化非洲野蛮人这种殖民主义理念所持的观点也值得探讨。康拉德在1898年12月31日写给《布莱克屋泽杂志》(*Black Wood's Magazine*)的一封信里,写道:“The title I am thinking of is ‘The Heart of Darkness’... The criminality of in efficiency and pure selfishness when tackling the civilizing work in Africa is a justifiable idea.”(Adelman, 1987: 10)这段话反映了至少两层意思:第一,在非洲的教化工作本身没有什么错误;第二,有错的是在做教化工作时所表现的无效率和极端自私。由此可见他对欧洲所宣传的所谓教化非洲野蛮人这种殖民主义理念并不反对。在小说的开头,康拉德写到:

“征服这块土地,这主要是指从那些肤色不同,或是鼻子比我们稍塌一点儿的人手里抢走它,这并不是件漂亮的事情,如果你十分仔细地去看它观察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点。唯一能够给予补偿的是那

种观念，那种隐藏在它背后的观念，这不是一种感情上的借口，而是一种观念。以及一种对于这观念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信仰——这是一种可以去加以树立，对它顶礼膜拜，向它贡献牺牲的东西……”（赵启光，1985：489）

在这篇文章里，康拉德明白地表示，唯一能够为欧洲征服其他民族，殖民其他民族这种行为进行赎罪的是一种支持这种行为的思想，一种并非多愁善感式的虚伪做作，而就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把欧洲文明的“圣火”传到其他所谓的“低等”民族，教化他们，使他们获得进步和光明的这种思想。1906年康拉德在一篇题为《责任的重担》的文章中，他把殖民主义合法化为一种宗教，并称之为“圣火”。（Kimbrough, 1988:279）纸斯劳·拿吉德（Zdzislaw Najder）在他的一篇文章《简介“刚果日记”和“上游之书”》（*Introduction to "The Congo Diary" and the "Up-river Book"*）中说康拉德带着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带着传播文明的使命离开欧洲；返回时却重病在身（以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极度失望。凭此记忆他写下了著名小说《黑暗之心》。（Kimbrough, 1988:155）

事实上，《黑暗之心》这部小说本身有很多地方也反映了康拉德教化非洲野蛮人的思想：

“隔一段时间，我还得去照看一下那个野人司炉工。他是一个经过教育得到提高的标本；他能点燃一只立式锅炉。他就在我的下面，说真话，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一只穿条学人样的马裤、戴顶皮帽子，用两条后腿走路的狗一样令你获益匪浅。几个月的训练对这个真正不错的家伙产生了效果。他显然是努力做到了无所畏惧，斜起眼睛来瞄着蒸汽压力表和水位表，他本来是应该去岸上拍手跺脚的，而他却在这里苦苦地干活，……他有用，因为他受过训练；而他所知道的只是假如那个透亮的玩艺儿里的水不见了，锅炉里的恶灵就会因为渴得难受而大发脾气，就会进行可怕的报复。”（赵启光，1985：489）

这篇文章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非洲人作为一种原始野人，是多么地愚昧、无知而又无能。在欧洲白人眼里，他们就像穿着人的衣服学人走路的狗一样荒唐可笑。他们变得有用只是因为他们受到“文明的欧洲白人”的教化、训练和指导。读了这段文字后，欧洲国内的民众恐怕进一步加强了那种“占领非洲，教化非洲野蛮人”的思想。

在小说的结尾，康拉德的代言人马洛把库尔茨的报告“肃清野蛮习俗”带回了欧洲，但是把报告的补充部分“把这些畜牲统统消灭掉”撕掉了。显然马洛不赞成这种极端措施，不希望欧洲人看到这一句话，而把它撕去了。那么如果马洛也不赞成“肃清野蛮习俗”，他也会把它撕毁而不带回欧洲的。事实上他最终把这报告带了回去。这说明，在马洛的意识深处他并不反对教化野蛮人这种殖民主义理念，因而当他读完这篇充满华丽词藻的报告时，他才会激动得热血沸腾，佩服得五体投地。

也有人会说这是马洛的殖民主义态度而非康拉德的。那么多程度上马洛的态度是康拉德的呢？首先，马洛只不过是康拉德所创造的一个写作技巧，借他之口来叙述故事。他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马洛本身是没有思想的，他的思想是（康拉德）作者所赋予的。其次，如果康拉德在书中不赞同马洛的观点，他应该在结构上、语言上表现出来，而实际上，书中缺少表明他不同于马洛态度的令人信服的语言或结构，相反，马洛更像是康拉德本人的代言人。再者，康拉德自己并不否认小说中有他自己的影子。他曾经写到：“我知道一个小说家活在自己的作品里。他站在那儿，站在自己所创造的唯一现实中，站在所想象的事物，事件和人物中间。书写他们，就是在书写自己。每一部小说都包含有自传的成份，这一点很难否认，因为创作者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阐释自己。”（Kimbrough, 1988: 235）康拉德不想否认小说中有自己的影子是因为他知道作者书写作品的同时，也在书写自己；创作者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阐释自己。总之，我们不能根据所需把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殖民主义态度转嫁给马洛，而把反殖民主义言行看作康拉德的，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无论如何马洛只不过是一种写作技巧。

总而言之，《黑暗之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抨击了殖民暴行，表现了反殖民主义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它自己的语言霸权也正好体现了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书中对非洲黑人形象的扭曲正好迎

合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为殖民主义提供了文化基础。《黑暗之心》中并存的反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反映出康拉德不能摆脱当时所盛行的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优秀、白人文化优越的殖民主义文化体系的影响，就像赵海平在他的文章《康拉德〈黑暗的中心〉与种族主义之争》中所说：“那个时代的康拉德尽管巧妙地利用小说的形式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谴责控诉，但是像其他进步作家一样，他同样难以摆脱包围着他的帝国文化和集体无意识，因为一个强大的力量，他在众多的浸透着殖民主义话语的文体体系中，形成了一种有时连作者本人也未意识到的集体无意识。”康拉德也像他所塑造的人物库尔茨一样，也是欧洲文明的产物，打上了欧洲文化的烙印。总之正确看待康拉德和《黑暗之心》，在承认它的反殖民主义进步性的同时，客观地看到所存在的殖民主义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Adelman, Gary. *Heart of Darkness: Search for the Unconscious*. Boston: A Division of G.K. Hall & Co. 1987.
2.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94.
3. Tyson, Lois. *Critical Theory Today*.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7.
4. Kimbrough, Robert. *Heart of Darkness: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8.
5. 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的心脏. 王金玲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4.
6. 赵启光. 康拉德小说选. 袁家骅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7. 赵海平. 康拉德《黑暗的中心》与种族主义之争. 外国文学评论. 2003(1).

(责任编辑：陈雯、潘娟、朱安莉、李锋、吕振华)